

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遗产分析

——以“孔雀东南飞传说”为例

王利兵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孔雀东南飞传说”是我国汉朝遗留下来的一个有着近两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 由于受时代环境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 现今故事发生地的不同人群对于孔雀东南飞的记忆、认识和认同不尽一致。文章尝试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 运用诸如历史心性、历史记忆、历史建构和社会认同等相关概念对孔雀东南飞这一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 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视角谈论当下地方政府对于孔雀东南飞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缺陷, 以及对此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开发应当遵从的途径和原则。

[关键词] 人类学; 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 历史记忆; 孔雀东南飞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692 (2014) 02-0127-05

一、前言

遗产是历史留给后人的财富, 现今各个国家无不在大打文化遗产之牌, 中国尤其如此。遗产不仅是一地丰富多彩的自然历史文化面貌的彰显, 它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包装”、“打造”进而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一股强劲力量, 所以, 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都在围绕着自己所拥有的遗产大做文章, 希望当地的遗产可以成为一张很好的“名片”。也正是随着这股热潮的涌起, 让很多原本并不被外界所知或是不被地方政府部门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时间成为了受人“追捧”的“宠儿”。

“孔雀东南飞传说”是我国汉朝遗留下来的一个有着近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历史文化遗产, 故事发生地在今安徽省怀宁县境内, 故事内容是关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①(今属安徽安庆市)的一桩婚姻悲剧, 具有较高的风俗价值和史料价值。孔雀东南飞在文学界是一个众人皆知的故事, 鉴于这首古今第一长诗在文学上的较大价值以及它所述故事在反封建方面的一些社会意义, 孔雀东南飞在

很多年前就开始出现在一些地方的中学课本上。虽然如此, 但是一直以来孔雀东南飞传说都只是停留在书本上, 对其开展的研究也多只限于文学方面, 从其他专业角度对这一传说和历史文化遗产开展的相关研究少之又少。近些年来, 借着“文化遗产热”的东风, 孔雀东南飞故事发生地的相关政府部门开始对其进行大力宣传, 并对相关的历史遗迹进行修缮和改造, 此外还在积极地将其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政府部门意欲通过旅游和影视等途径不断扩大孔雀东南飞传说及其发生地的知名度, 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随着当地政府部门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不断宣传以及知名度的不断提升, 包括当地老百姓在内的很多人对孔雀东南飞这一故事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和叙说都在悄然发生变化。孔雀东南飞传说在后人的记录和叙说中被流传下来, 然而不同人群对于这一故事的历史记忆如何? 人们对孔雀东南飞的历史记忆和叙说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 以及人类学知识该如何应用到诸如孔雀东南飞之类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上? 带着这些疑问, 笔

[收稿日期] 2013-10-18

[作者简介] 王利兵(1987-), 男, 安徽安庆人,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

者采用人类学方法,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和分析。

本文将不去追溯孔雀东南飞传说的真实内容如何,而是着重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这一故事的历史记忆、历史建构、社会认同以及它的传承和保护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以期获得相关结论。

二、不同“历史心性”下的“历史记忆”

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曾经说过,“一个认真探索‘史实’的学者是不会认为村寨居民们所说的那些‘过去’就是曾发生的‘史实’。”^{[1] 192}在开展孔雀东南飞传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也始终带有这样一种谨慎的态度,认为不同年代的人对历史的记忆应该是不同的。

在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小吏港(现已更名为小市镇)^②,尤其是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家乡刘家山和焦家畈一带,当地人都熟知这个爱情故事,也都会叙说这个传世的感人爱情故事。通过对刘家山和焦家畈一带的走访调查发现,当地的年轻人(多为正在读书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对孔雀东南飞故事内容的叙说都比较清晰和完整,他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汉朝,故事内容主要讲述的是一对受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迫害的年轻夫妻;当地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对故事的叙说也基本和年轻人一致,但他们表示在孔雀东南飞尚未被当地政府重视之前,他们对这一发生在自己家乡的历史故事知之甚少,不知道故事发生的年代,也不知道故事的具体内容。

台湾学者王明珂在研究川西羌族时曾使用诸如“历史心性”、“历史记忆”、“历史建构”等词语来解释一些有关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本文在分析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时亦深受其启发。关于“历史心性”,笔者的理解是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下所形成的有关某一特定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认识。^③作为生活在不同年代里的人,他们对有关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和认识肯定是不一样的,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和认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说明社会时代环境的变化对人的影响,正如当地一位刘姓老人告诉笔者,他所知道的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内容都是从他正在上高中的孙子那里听来的。除此之外,在调查中,还有多位老人都曾表示自己是从小人或电视里得知的孔雀东南飞传说,由此可以推断老年人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更

多了解大都是从年轻人身上获得的,而年轻人又大多是通过书本、学校教育等途径学习来的。^④此外,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在近些年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大力宣传,也使当地人的记忆和认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当地人在政府部门的宣传影响下,再结合当地遗留下来的一些有关孔雀东南飞的民俗文化(如“焦八叉”、“苦芝子”、“焦二”等影射称呼)和历史古迹(如焦仲卿刘兰芝墓、孔雀台、兰芝桥等),对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心性也在部分地变化和加深。在笔者访谈的不同对象中,那些原本对孔雀东南飞故事内容不甚了解的中老年人现在反而更乐于叙说这一历史故事,并且还亲自带笔者去参观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历史古迹。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遗产感到自豪,更以自己是孔雀东南飞传说中的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后人而感到骄傲。^⑤

三、不同“历史记忆”的“历史建构”

不同的人群对同一社会历史的记忆不尽相同,不同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对某一历史事实的社会记忆往往都是在对与之相关的信息的不断选择、组合与创造中形成的,“真正的过去”也并非都是现在人所记忆或记录的那样,不同的社会记忆往往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 201}从调查情况来看,对于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的故事和历史,当地中老年人的记忆基本都比较零碎和残缺,他们的叙说多是在别人叙说基础上的再叙说。一位五十岁的刘姓人士曾这样向笔者述说:“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根本没有多少人了解和重视这些历史和文化遗产,我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存在,只知道有一个孔雀园和焦仲卿刘兰芝墓,其他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总之,当地的中老年人对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的故事和历史所知非常少,他们对故事内容的仅有了解也大都是从自己长辈和年轻人那里道听途说而来,在他们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也许就是那个与传说有关的孔雀园和那座并不十分醒目的焦仲卿刘兰芝墓,以及那条孕育着故事发生地的皖河。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不是因为年轻人的“反哺”和地方政府部门在近些年的宣传,当地的中老年人甚至不知道这个传说究竟是关于什么的,他们中有人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不是自杀的,也有人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不是为爱情而死,还有人说这根本不

是一个爱情故事……。与中老年人的记忆和叙说不同,当地的年轻人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内容和历史基本上都比较了解,叙说也都十分一致。在调查中,一些当地的中学生曾兴致勃勃地背诵起这首古今第一长诗,也有一些中学生向笔者介绍已经在当地拍摄完成的电视剧《孔雀东南飞》的大体故事内容。对于年轻人这种一致的叙说,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书本教育和越来越多关于孔雀东南飞传说宣传的缘故。从上述调查内容和分析可以看出,当地的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下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历史记忆”以及叙述都不一样,他们根据自己的历史记忆中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的信息进行不同的诠释,从而也就出现了对历史故事各不相同的记忆和建构,这同时也反映了时代背景和环境对人们历史记忆的影响。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历史记忆的差异是不同“历史心性”下的产物。中老年人对孔雀东南飞传说记忆的残缺和不完整,主要是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人们对历史传说和文化遗产的传承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而“口耳相传”势必会造成一些误传、缺失和失真等情况的出现;相反,年轻人对历史故事和文化知识的了解则多以书本等文字记录的方式为主。诚然,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不同传叙会引起人们对传说内容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质疑,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何一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在不同的人群中间会形成不同的历史记忆。

四、不同群体的不同认同

不同群体对于同一事物的需求往往不一样,故不同群体对待同一事物的态度和行为也会不同,而这就是认同。具体来说,认同是指人们从某一方面出发,将某一事物看做彼此同类或是认为具有亲近感或可归属的愿望,所以通常来说不同的认同会导致人们不同的行为和反应态度。当前,随着“孔雀东南飞”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受关注程度的不断提升,人们对它的认同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且缘于利益需求方面的差异,不同的阶层群体对其认同的角度也不一样。近些年,孔雀东南飞故事发生地的怀宁县与潜山县政府通过影视传媒、戏曲教育、遗产申报等多种途径不断加大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宣传力度,扩大孔雀东南飞以及当地的知名度;^⑥此外,当地政府还通过修缮相关历史遗迹,兴

修公路,筹建相关旅游配套设施等措施吸引更多的游客,希望借助当前普遍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一较好的社会氛围来带动当地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当地政府部门的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措施来看,他们更多的是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所以在当地政府看来,孔雀东南飞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是当地历史和文化的一种证明,更可以扩大当地的知名度,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由此不难看出政府部门对于孔雀东南飞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认同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认同。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刘家山和焦家畈一带的农民对待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与当地政府部门不同,他们将孔雀东南飞看作是祖先留给他们的遗产,是他们身份的一种证明,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说他是来自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时,他们会本能地感觉到一种心理上的亲切感和对故乡的归属感。由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属于农村地区,到此参观游玩的游客并不多,旅游业也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同样也未能当地百姓带来经济收入上的实质增加,所以当地农民在看待孔雀东南飞时,较少有经济方面考虑,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在安庆地区,一群文人学者和地方文化精英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和研究孔雀东南飞,其中既有人从文学角度对孔雀东南飞进行研究和赞颂,也有人是从民俗和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诠释,但不管关注和研究角度何在,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印证和传颂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文化的国家,因此他们对孔雀东南飞的认同应属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当然,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他们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也属于文化认同,因为作为民俗和历史的孔雀东南飞已经成为了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不同的群体对于孔雀东南飞的认同角度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所有人对孔雀东南飞的认同感都在不断上升,那么为什么他们的认同感会不断上升呢?这或许可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相应的解释。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物质上的满足,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便会关注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那就是精神和文化上的需求。^[2]现代社会虽然工作压力很大,但是人们的劳动和工作并不尽是为了满足基本生计需要,相反,很多人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上和

精神上的满足以及文化上的体验,诸如孔雀东南飞传说等遗产的火热与现代旅游业的兴盛无疑就是人们追求心理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很好证明。可以说,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需求层次的提升和文化认同感的上升,并且两者之间还应是一种相互作用的效应,即认同感的提升会导致当地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更多关注和保护,与此同时,对历史文化遗产关注和投入的不断增加又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更好地满足当地人对心理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五、“孔雀东南飞传说”的传承与保护

人类学与遗产研究的历史久远而又丰富,在西方国家,人类学的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各种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中,在国内也已有一些人类学家参与到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和申报工作中。人类学家进行遗产研究和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也已被学界广泛接受。所以,利用人类学知识对诸如孔雀东南飞传说之类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既适宜又必要。

遗产是指祖先遗留后人的财产,既然是祖先遗留下来的遗产,也就要求后人在获得其继承权的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保护遗产、传承遗产等。^[3]保护遗产,不仅要求我们要对遗产本身进行保护,也要对与遗产紧密相连的周围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因为任何值得保护的遗产往往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不仅意味着当地人将无以依靠和依赖,而且与其紧密相连的文化遗产也将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4][5]}笔者在对孔雀东南飞传说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其周围一些村落的生态和可耕地已经因为当地政府的开发而遭到破坏。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独一无二性,然而现代以国家和政府为依托的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又是建立在商业性的基础上,凭借政治权利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当地政府完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继而采取一种商业的模式对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那么势必会损害遗产的历史性、文化性以及可传承性;^{[6][7]}而且还有可能会使当地人对自己遗产的认同角度发生改变,如从心理认同转到经济认同,这样当地人就会把历史文化遗产完全看成是只具有商业价值,从而会使遗产受到更大的破坏甚至消亡,这样的遗产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传承继嗣的本意。笔者在开展本文的调查和研究时了解到,新建的孔雀东南飞

影视城及其周边的一些历史遗迹现已被托管给当地一家旅行社进行管理,试问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实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与保护呢?

孔雀东南飞传说作为一个历经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本身的文化价值远比当下的商业意义更为重要。《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叙事长诗,是一首有关一桩婚姻悲剧的古诗,其传说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这样一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反映了旧时宗法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对于昔日青年男女追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影响。人类学对于神话、诗歌和传说的研究历来强调一定要将研究对象纳入到现实的人类文化范畴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分析一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不同族群对于同一文化(或文学)现象的认知。孔雀东南飞传说产生于两千年前的小吏港,是对当时小吏港的百姓生活和民间文化的一种记录和反映。时至今日,孔雀东南飞中的一些文化现象仍然被怀宁和潜山等地的人们所记忆、传说和传承,并对当地人的生活和文产生着影响。例如,现在在刘家山和焦家畈一带,农民的生活中就仍然流传着诸如“焦八叉”、“苦芝子”、“焦二”等民俗称呼,这些称呼主要是用以影射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类似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刘兰芝和焦仲卿的人。此外,刘家山和焦家畈一带的一些地名也是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很好记录和传承,如孔雀台、兰芝桥等。总之,孔雀东南飞传说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年,但是它仍然被故事发生地的人们用各种形式所记忆和传承,并对他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产生着一定的象征意义和影响。

除了上述几种记忆和传承方式以外,孔雀东南飞传说在安庆地区还有另外一种更为独特的记忆和传承方式,这就是民间戏曲黄梅戏。黄梅戏是安庆怀宁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它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黄梅戏的表演讲究质朴细致、真实活泼,由孔雀东南飞传说所改编的黄梅戏剧目,不仅在其中融入了很多安庆地区的民间艺术和习俗文化,并且它以安庆方言的形式歌唱和念白,在安庆地区已被广泛流唱几十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比如,安庆很多农村地区每逢春节前夕或是元宵节,村民都有请戏班唱戏的传统,而在每次的唱戏中,《孔雀东南飞》和《天仙配》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剧目。除此之外,孔雀东南飞传说还

成为其他很多民间艺术创造的不竭源泉,如越剧、评剧、淮剧、京剧、古筝曲等。从目前来看,文学体裁的历史传说能够被如此广泛地当作艺术创造的来源还非常少。然而,通过这种艺术创造和表演的方式来传承、表现和宣传孔雀东南飞传说比当下地方政府的商业宣传显然更加有效,一来它以戏曲的形式表现《孔雀东南飞》的内容,更加鲜活生动,易于被观众接受;二来不同的戏剧在表演《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往往都会结合地方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和表达,这使得观众在观看的同时可以更好地结合自身文化习俗去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记忆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内容和价值。通过文化途径来记忆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将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内容融入到百姓日常生活,并以戏曲表演和传唱的方式保存和传承它,不仅是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最原生态的途径。因此,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不应完全遵从商业理念,人类学家参与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就是为了使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开发能够更加地科学、合理与有效,让遗产能够更好地突显其历史性、文化性和地方性,但同时又能发挥一定的经济功能。此外,人类学家还经常通过研究来提醒人们,遗产具有脆弱性,如果保护不当,将会导致历史文化遗产的永久丧失。尤其是像孔雀东南飞传说这样的“家园遗产”^[7],如果得不到科学合理有效的保护,不仅会使遗产本身丧失其原有的意义,还有可能使周围已被开发破坏的生态环境无法恢复,从而严重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和生产。

六、结语

因为时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有不同的重要性,所以对历史的记忆与重新建构往往也就会因人、因时间而异,但不管当地人对其历史文化的记忆与建构如何不同,这些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与诸如口述语言、文字书写以及主导政治权力等社会记忆机制肯定是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说,任何一种历史记忆都是复制与创新的结合,这种结合而产生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下有强有弱,从而也就会导致人们不同的社会认同。^{[8] 17,20}

作为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历史性和价值性不言而喻。随着政府的宣传以及孔雀东南飞传说知名度的提升,孔雀东南飞这一历史故事和遗产已逐渐成为当地人心理认同

和文化认同的主要指标,而这又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历史主题性的建构。至少这些具有追溯久远过去之价值的“孔雀东南飞”等概念已成为他们建构与再现历史或呈现其历史性、文化性的主导观念。^{[8] 21}在此同时,强势的政治权力和流行的商业价值观念又往往会成为诸如孔雀东南飞传说之类的历史文化遗产有效传承和保护的“暗礁”。所以,在高兴拥有“财富”的同时,必须要深刻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从而确保在当地人对其拥有一种长久心理认同和归属的前提下,又不失其一定的社会效益。

注释:

- ① 庐江郡,位于今日安庆市怀宁县与潜山县交界之皖河边上的小市镇(属怀宁县)。《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刘兰芝的家乡为刘家山(今归属怀宁县),男主人公焦仲卿的家乡焦家畈(今归属潜山县),故今天从遗产申报、旅游开发到文化产业发展,皆是由两县政府共同开展。
- ② 道光五年(1825年)版和民国四年(1915年)版《怀宁县志》均有记载:“小吏港,以汉庐江小吏焦仲卿得名”。
- ③ 王明珂对“历史心性”的解释是:指流行于群体中的一种个人或群体记忆、建构“过去”的心理构图模式,它产生于特定的人类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参见: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201页,中华书局,2008年。
- ④ 这种现象类似于社会学研究中常说的文化反哺,即年轻一代用新知识新观念影响前辈的过程。参见:刘豪兴主编:《社会学概论》,第11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⑤ 关于焦氏后裔相关问题,参见李智海著:《<孔雀东南飞>故园拾穗》,第4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 ⑥ 2006年,“孔雀东南飞传说”被安徽省政府和省文化厅正式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类别为民间文学。2009年,由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的36集电视剧《孔雀东南飞》在其故事发生地小吏港(今小市镇)顺利拍摄完成,为此,当地政府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名为“皖城”的影视基地。

[参考文献]

- [1] 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 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16.
- [3] 彭兆荣. 人类遗产与家园生态 [J]. 思想战线, 2005(6): 116-120.
- [4] 彭兆荣. 遗产、反思与阐释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65-68.
- [5] 麻国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 [J]. 学术研究, 2011(5): 35-41.
- [6] 崔延虎. 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4): 27-30.
- [7] 彭兆荣. “遗产旅游”与“家园遗产”: 一种后现代的讨论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5): 16-20.
- [8] 黄应贵. 导论: 时间、历史与记忆 [C] // 黄应贵. 时间、历史与记忆. 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9.